

結束就是開始

——莫爾特曼神學思想簡介

In the End-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林鴻信

LIN Hong-Hsin

作者簡介

林鴻信，臺灣神學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N Hong-Hsin, Professor, Taiwan Theological College & Seminary

Email: linhong.hsin@gmail.com

Abstract

The end of every theological journey is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theological journey.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1926-) reflects the belief that in the end it is the beginning. His theology originated from a prisoner of war camp, a hopeless place where he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This has made his theology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traditional German theologies, which were formed mainly in academic offices.

The author offers an introduction to Moltmann's theology as a response to his recent lectur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e will briefly track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of his theology, and explain why Moltmann has defined his theology by the term "post-Barthian." On the one hand, he inhabits the era after Barth. On the other hand, he intends to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Barth to strengthen areas of weakness, such as trinitarian theology, and to fill gaps, such as eschatology.

Moltmann's theology of hope (also his ethics of hope)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interpreting the Christian faith from an eschat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has led him to the theology of the cross and then to trinitarian theology. Such a theology has focused upon human history, and has led him to a hope formed by revelation from heave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oltmann does not try to defend himself against criticisms that his theology is one-sided, but rather he takes them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evelop a greater comprehensiveness. Above all, his theological journey is a journey of adventure, a journey that always comes with surprises.

Keywords: Jürgen Moltmann, Karl Barth, History, Hope, Eschatology

當代德國神學大師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1926-）^①熱愛中國文化，他家裏有一間中國小客廳，全部擺設中國文物，作為休憩以及與朋友談天之處，而且他愛吃中國餐點更是有名。他對道家思想的了解非常有深度^②，對於中國歷史基於稻田生活方式而來的文化背景也有深入的了解。^③他曾多次訪問中國，尤其是2014年10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與各方菁英學者專家對談，實在是中德思想交流史上難得一見的盛事。

當莫爾特曼寫到《系統神學論叢》最後一本《神學思想的經驗——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的《前言》時，他認為事實上那卻是一個《後記》而非《緒論》，祇不過形式上置於開頭的緒論部分，因為對他而言，神學旅程既無終點，何來《後記》？

每次神學旅程告一個段落時，事實上“結束就是開始”，因此他主張信仰者是“永遠的開始者”，所有的神學都是“那些在路上行走尚未抵達家門者的上帝思想”。^④既然如此，一切神學探討在世上都

^① Jürgen Moltmann的名字中譯為莫爾特曼或莫特曼，本文統一為莫爾特曼。另外，本文部分取材自作者先前著作與翻譯，內容加以更新而焦點集中於莫爾特曼在神學思想史上的定位。

^② 莫爾特曼：《科學與智慧》，曾念粵譯，臺北：校園書房，2002年，第222-245頁。[Jürgen Moltmann, *Science and Wisdom*, trans. ZENG Nianyue (Taipei: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2002), 222-245.]

^③ 莫爾特曼：《公義創建未來——和平政治與造物倫理》，鄧肇明譯，香港：基道書樓，1992年，第84-96頁。[Jürgen Moltmann, *Gerechtigkeit Schafft Zukunft*, trans. DENG Zhaoming (Hong Kong: Logos Publishers, 1992), 84-96.]

^④ 莫爾特曼：《神學思想的經驗——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曾念粵譯，香港：道風書社，2012年，第2-3頁。[Jürgen Moltmann, *Erfahrungen Theologischer Denkens: Wege und Form Christlicher Theologie*, trans. ZENG Nianyue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12), 2-3.]

無法達到完美，祇不過是無止境地追尋，不應輕言臻於至境，每一次神學旅程結束處其實都是另一次神學旅程的開始。

一、戰俘營的結束——神學家的開始

1945年德國戰敗，19歲的莫爾特曼原本計劃進大學讀物理與數學卻被送進了戰俘營，一年前他才被徵召入伍參加空軍地勤部隊，馬上開始面對戰俘營的嚴苛考驗三年。他出身自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教師家庭，歷經死亡陰影以及被囚禁的苦悶和熬煉，而更加難熬的是那種沒有盼望的痛苦。他說：“在比利時的集中營時，我曾多麼飢餓。我看到其他人內心整個崩潰，放棄了所有的希望，也因此病倒，有人更因而死亡。同樣的情形幾乎也臨到我身上。”^①

在戰俘營失去自由的期間，他看到同樣在生活條件困乏的情況下，死者往往都是那些已經放棄盼望的人們。他進一步地觀察到，那些懷着有限盼望的人雖能堅強地活下去，卻被那些盼望深深地折磨着，比如盼望回家卻回不了家，又如期待看見家人卻見不到，儘管有限的盼望帶給人活下去的力量，卻讓人活得非常痛苦。

莫爾特曼就是在這樣的生命危機中開始經歷信仰，當他讀到聖經《詩篇》39篇時，非常感動地說：“這首詩好像針對着我所受的創痛說話呢！開啟了我的眼目，看清上帝是與那些心碎的人同在的。”^② 從

^① 莫爾特曼：《為什麼我是一個基督徒：一個神學家的信仰自白》，鄭慧姪譯，臺南：人光出版社，1984年，第9-10頁。[Jürgen Moltmann, *Experiences of God*, trans. ZHENG Huizheng (Tainan: Ren Guang Press, 1984), 9-10.]

^② 同上，第10頁。參閱《詩篇》39:1-13 “比如，我曾說：我要謹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頭犯罪；惡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要用嚼環勒住我的口。我默然無聲，連好話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發動了。我的心在我裏面發熱。我默想的時候，火就燒起，我使用舌頭說話。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我的壽數幾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各人最穩妥的時候，真是全然虛幻……”

認識基督教信仰開始，莫爾特曼就體驗到上帝是與受苦的人同在的上帝，信仰是帶來盼望的信仰。信仰的盼望不祇帶給他活下去的力量，而且帶給他生命的意義與極大的安慰。他並非不想離開戰俘營而重獲自由，而是敬拜上帝的禮拜堂已成為他生活的中心。“不浸沉在痛苦的深淵裏，而能堅持着望向遠方，正是一個清晰的盼望的初步。”^①

莫爾特曼屬於“懷疑的一代”，他們都經歷了德國的光榮與恥辱、強盛與崩潰：

在那些年間從集中營、醫院返回，生存下來的我們，確實就像曾經被火灼傷過的孩子們，自此就遠遠地避開了火。我們自以為然的學會了疑惑、不信任。但是我們實在不是懷疑論者，也不肯如此認命。罪的陰鬱重擔沉沉的壓迫着我，似乎永遠無法償清罪債。生活對我們而言是無可慰藉的傷痛。^②

然而，他從未料想過那三年刻骨銘心的囚禁生活讓他從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盼望，而且後來他竟然成了一位神學家，他說：“我相信得救的經驗是要以我的餘生來償還的。我不能說就是在集中營（戰俘營）裏我找到了祂，然而我確確實實知道就是在那裏祂找到了我，否則我早就失喪了。”^③ 1948年莫爾特曼被釋放回國，他放棄了作物理學家的夢而前往哥廷根大學讀神學。

其實莫爾特曼學習神學最早始於1947年英格蘭諾丁漢附近的諾敦（Norton）戰俘營，那營地由基督教青年會（YMCA）照料並提供圖書，由戰俘教導戰俘學習神學，也有許多英國知名神學家、傳道人、

^① 莫爾特曼：《為什麼我是一個基督徒》，第11頁。

^② 同上，鄭慧姪譯，第8頁。

^③ 同上，第11-12頁。

訪客來擔任義務老師，從此他開始熱心學習神學，直到爐火熄滅仍終夜與同伴談論不停。這場失去自由的囚禁生活反倒成為一場祝福，使他體驗心靈的大大成長。

回想這段日子，莫爾特曼引述《詩篇》30：11-12說：“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將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好叫我的靈歌頌你，並不住聲。耶和華——我的上帝啊，我要稱謝你，直到永遠。”^① 2002年莫爾特曼為自己的新書《科學與智慧》寫下獻言：“謹此記念1946-1948年間，我在諾丁漢附近的諾敦戰俘營鐵絲網裏開始學習神學，本書做為諾丁漢大學頒發榮譽神學博士學位的致謝。”^② 經歷這段學習神學的日子之後，他回憶說：“囚禁的生活體驗留下長久的印記，就是痛苦與盼望是互為增強的，當鼓起勇氣去盼望時，鎖鏈開始造成痛苦，然而這種痛苦還是勝過無動於衷的認命。”^③

當莫爾特曼開始在哥廷根大學正式修讀神學時，他繼續經歷戰爭所造成的陰影，傷殘死亡的痕迹刻劃在許多人身上，神學生在物資極度缺乏的環境裏從神學老師汲取心靈養分，除了多方啟發他的博士師父——博學非凡的改革宗神學專家維伯（Otto Weber, 1902-1966）之外，帶着先知氣質的依凡（H. J. Iwand, 1899-1960）開啟他對路德十架神學與因信稱義的認識，宗教改革專家渥洛夫（E. Wolf, 1902-1971）以終末角度帶領他看社會倫理，^④ 此外還有頂尖聖經學者舊約大師馮拉德（G. von Rad, 1901-1971）以及新約大師杰里邁亞亞（J. Jeremias, 1900-1979），在民生凋敝的哥廷根大學卻有著名神學教授群集的盛況。莫爾特曼謙稱自己生長在一個戰後人才凋零的世代，因此比較能夠獲得機會出

^① Jürgen Moltmann,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Theology of Life* (London: SCM, 1997), 7-9.

^② Jürgen Moltmann, *Science and Wisdom*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3). see. Department of Theology, Nottingham University, *Theology Department News*, no. 4 (2002): 7.

^③ Jürgen Moltmann, *How I Have Changed* (London: SCM, 1997), 13.

^④ M. D. Meeks, *Origins of the Theology of Hop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4), 19-53.

頭，其實除了他卓越過人的天賦之外，這麼密集的名師教導也是重要因素，而且正是這樣的世代醞釀了他以及其他幾位德國大師級神學家的成長環境。

相對於德國傳統神學的抽象呆板而言，莫爾特曼神學情感熱切，對於受苦有深入的體驗，呈現出一種豐富的生命力。由於莫爾特曼相信耶穌基督的經歷與一般傳統德國神學家不同，他是在鐵絲網包圍的囚禁受苦中，在生死存亡之際尋求盼望，而從信仰裏找到人生答案，並非在舒適的教堂裏經由家族傳統而承襲信仰，因此他的神學往往洋溢着生命力，這是出於在痛苦中找到信仰而帶來盼望的喜悅。他所認識的上帝是借着受苦而表現愛的上帝，也是認同世上受苦的人而與他們同在的上帝，如他見證說：“心靈晦暗時有上帝同在——祂就是苦難和盼望的力量。這就是當我18-21歲感受最敏銳時塑造我的經驗。”^①

二、施萊爾馬赫的結束——巴特的開始

論及莫爾特曼神學必須從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開始，而論及巴特神學則不得不提到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巴特晚年多次自稱他神學背後有着一個強烈的與施萊爾馬赫摔跤的動機，令人好奇的是，一位出生在1886年的神學家為何念念不忘地與出生在1768年的神學家辯論不停呢？

在近代神學思想史上巴特與施萊爾馬赫的神學對抗，是一件從19世紀延續到20世紀的大事。1799年施萊爾馬赫出版《論宗教》提出以情感詮釋宗教的思想方式，這與1793年康德出版《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適足以互別苗頭，因後者正是啟蒙運動理性主義詮釋宗教的範例，而受浪漫主義與敬虔主義影響的施萊爾馬赫卻另辟蹊徑，以宗

^① 莫爾特曼：《為什麼我是一個基督徒》，鄭慧姪譯，第11頁。

教的本質為敬虔的宗教情感。

這主張使得施萊爾馬赫進一步地推動神學方法論革命，他發展“人論進路”——以人的意識或情感為出發點的神學思考方式，把客觀的“教義的神學”改造成主觀的“信仰的教導”，不再以傳統上使用的“教義學”（Dogmatik）稱呼其系統神學著作，改稱為“基督教信仰”（Der christliche Glaube）。

建立在施萊爾馬赫以人的經驗為出發點的神學基礎上，19世紀的德國逐漸地出現了更加重視體驗而把神學人文化的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以哈拿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與立敕爾（Albrecht Ritschl, 1822-1889）為代表。自由神學採用施萊爾馬赫的神學方法，卻把他的敬虔體驗除掉，結果使得基督教信仰成為倫理的宗教，甚至主張人間文化即為天上啟示。

早年巴特在德國大學學習神學時，他的老師清一色的幾乎全是自由神學擁護者，後來看到那些教授們對一戰自毀神學立場的選擇使他失望透頂，而前往瑞士鄉間牧會又使他的思想發生轉折，轉而全力維護上帝啟示而強烈批判自由神學，成為一位對人文學過度入侵神學、自然神學侵犯啟示神學極其敏銳而又充滿戰鬥精神的鬥士，楊慧林教授令人印象深刻地引述岡察雷斯描述巴特神學是“不願意被軟化的神學”。^①

從批判自由神學起，巴特追溯到其源頭在於施萊爾馬赫，於是他的巨著《教會教義學》裏經常有與施萊爾馬赫摔跤的影子，仿佛這兩位間隔百年以上的神學巨人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思想戰爭，其中施萊爾馬赫的神學往往被標示為“人中心的”、“現象學的”或“經驗

^① 楊慧林：《楊序》，載《信仰的類比——巴特神學與詮釋學中的修正與顛覆》，歐力仁著，香港：文字事物出版社，2004年，第i-iv頁。[YANG Huilin, “YANG Xu,” in ou Liren, *Xin yang de lei bi-Barth shen xue yu quan shi xue zhong de xiu zheng yu dian fu* (Hong Kong: Wen Zi Shi Wu Chu Ban She, 2004), i-iv.]

的”，巴特的神學則被標示為“基督中心的”、“三一論的”或“啟示的”。巴特指出，施萊爾馬赫之後自由神學的發展並非出於他對神學的蓄意扭曲，而是出於他順應時代潮流需求的結果——“這讓他可以公正地對待當代文化意識，但卻未能公正地對待基督教”。^①

巴特針對施萊爾馬赫做長期的神學對抗，後來他漸漸地明白，與其不斷地批判施萊爾馬赫，不如建造一個健康的聖靈論，但已來不及，祇能像摩西隔着約旦河遙望應許之地一般地遠望着聖靈神學。^②《教會教義學》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其中缺少的正是聖靈論部分，他原本計劃以“聖靈救贖者”來論述，使用救贖的概念是想要強調聖靈從今世到終末所要成就之全然更新的工作，唯有全然地贖回才能形容這從耶穌基督的復和所啟動的事工之極致。

在巴特的夢想中，合格的聖靈論著作人選必須是“根基穩固而且在靈性上、知性上、見識靈通廣博有如‘終結斯巴達霸權的底比斯’”，^③畢竟終結斯巴達霸權絕對是非同小可，而發展聖靈神學來終結“以人為中心”的神學方法霸權豈能例外呢？他深深地感受到整個時代籠罩下的限制，視野上幾乎難以突破“以人為中心”的思考與論述方式：

施萊爾馬赫應當被當作大膽嘗試把聖靈置於神學中心的神學家，祇不過是他用錯方法了。儘管他大大地失敗了，我們却仍應當欣賞他的嘗試。我個人以為，在公

^① Karl Barth, *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Ihre Vorgeschichte und ihre Geschichte*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85), 422-423. English version: Karl Barth,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2), 471-472.

^② Eberhard Busch and 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6), 494.

^③ Karl Barth,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on Schleiermacher,”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279.

元2000年之後可能順利地發展聖靈神學，祇是現在我們還是太過於接近18與19世紀，要區分何者是上帝的靈與人的靈仍然太過於困難。^①

巴特評斷說，連才智過人如施萊爾馬赫也把人的靈與上帝的靈混淆了，畢竟在18與19世紀欣欣向榮的德國觀念論裏，在哲學舞臺上耀武揚威的正是“靈”（Geist或譯“精神”），至於這靈究竟是上帝的靈或者是人的靈，恐怕需要一段時間的釐清吧！

三、巴特的結束——莫爾特曼的開始

莫爾特曼稱自己的神學為“後巴特的”（Post-Barthian），一方面謙稱自己不過是跟在巴特之後，另一方面雄心萬丈地要踏在巴特的成就上繼續向前走，擴充其尚未完全展開的如三一神學，完成其尚未充分發揮的如終末論，1964年他出版了把終末論回歸主要神學焦點的《盼望神學》。

當巴特閱讀《盼望神學》後，憂心忡忡地覺得其中的神學過於一面倒地傾向終末論，以致莫爾特曼對上帝的認識與巴特自己宣稱的“永遠豐富的上帝”（the eternally rich God）相形之下過於貧乏。^② 巴特坦承自己也曾在這條終末論的路上徘徊，不過終究未走上去，他擔心莫爾特曼的盼望神學祇不過是一種“受過洗禮”的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之《盼望原則》，把神學化約成終末論，他期許莫爾特曼把焦點轉向內在三一——三一上帝本身。^③ 針對巴特的期

^① Karl Barth, *Karl Barth's Table Talk*, ed. John D. Godsey (Edinburgh/London: Oliver and Boyd, 1963), 27-28.

^② Eberhard Busch, *Karl Barth* (London: SCM, 1976), 487.

^③ Karl Barth, *Letters 1961-1968*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 175.

許，莫爾特曼的響應是在《三一與上帝國——論上帝的教義》裏進行了許多經世三一與內在三一並重的討論。^①

1. 新三一思維

莫爾特曼自稱“新三一思維”（The New Trinitarian Thinking）是由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1928-）與他自己開始使用的，不再從單一絕對主體自我意識的三重組合概念出發，乃是從聖經的聖父、聖子、聖靈上帝歷史出發，儘管兩位20世紀神學大師巴特以及拉納（Karl Rahner, 1904-1984）已開始推動一種以基督教神學本身為其前設的神學，但卻仍未發展更加純粹的三一神學，這新三一思維使得他與巴特有別。

他的後巴特三一神學更加徹底地從聖經的上帝歷史中三位神聖位格出發，徹底地迴避從一黑格爾式絕對主體自我意識的三重概念出發：

因為在現代處境下的基督教神學已不再能預設一自然神學的一般性上帝概念，而必須從自己對於上帝的認識出發，這種對上帝的認識是三一的，因為基督教信仰是三一的：在耶穌基督與天父上帝的相通共融關係裏上帝亦成了我們的天父，而且我們經歷到聖靈的生命大能。^②

莫爾特曼的三一神學從聖經的聖父、聖子、聖靈上帝歷史出發，追溯三一教義的聖經敘事起源，更加徹底地實踐了巴特所主張，“聖

^① 莫爾特曼：《三一與上帝國——論上帝的教義》，周偉馳譯，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第193-201頁。[Jürgen Moltman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lehre*, trans. ZHOU Weichi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07), 193-201.]

^② Jürgen Moltmann, *A Broad Place. A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9), 292-293.

經裏提出三一教義的問題，而聖經本身又是三一教義答案的檢驗與判斷。”^① 這意味着，宣揚上帝的話在先，從事神學反省在後。然而，莫爾特曼比巴特更加落實於聖經敘事當中，更加徹底擺脫潛藏在巴特神學思想背後的德國觀念論哲學。

反觀巴特，他同樣引述聖經啟示而主張三一神學說：“根據聖經，啟示自己的上帝是那一位在三種存在模式當中分別自立於其相互關係裏——聖父、聖子、聖靈，這意味着祂是主，是那與屬人的‘我’會遇的‘你’，並以不可化解的主體與這‘我’連結，藉此啟示說祂是人的上帝。”^② 巴特宣稱從聖經出發，卻使用“存在模式”、“自立”與“不可化解的主體”等哲學概念，以致其三一論摻雜德國觀念論的“絕對主體”特質。

整體而言，巴特與莫爾特曼的三一神學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巴特對於歷史的水平面展開——經世三一並無多大興趣，他把焦點放在垂直面神聖奧秘的上帝——內在一三一，有如想要直接仰視那位超越的上帝，如此建構出來的三一論帶有“一”的奧秘特質；而莫爾特曼則始終把注意力放在歷史水平面以及其未來，當他論述三一神學時必須整合歷史的階段性發展與三一上帝特質的關係，從歷史發展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對應到三一上帝，這使得其三一神學着重“三”的要素過於“一”的要素。

2. 展望終末

老一輩的德國神學大師們，若非如巴特注重永恆超越者隨時可介入時空下的歷史，就是如布特曼強調時空下的人們如何在信仰的存在抉擇中經歷到永恆的超越，他們總是對於歷史未來的發展興趣不高，這種特質的神學若要響應60年代人們狂熱地追問歷史往哪裏去的問題

^①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eds. G. W. Bromiley and T. E. Torrance, vol. I, Part 1 (London and New York: T. & T. Clark, 2009), 383.

^② *Ibid.*, 348.

時，顯得相當蒼白無力。莫爾特曼曾經多次談到布特曼的神學才華卓越高超，卻仿佛不食人間煙火般地絕口不談任何有關現實生活的事，使人無從了解他如何應用其神學思想。

莫爾特曼提出兼顧垂直面上上帝主權以及水平面歷史發展的盼望神學觀點，他主張在歷史朝向未來的發展中盼望上帝應許的實現。兩代之間神學的不同主要在於，巴特重視向上觀看上帝超越歷史的一面，而莫爾特曼則把焦點轉成向未來觀看，這是朝着歷史的盡頭看過去又從啟示的終末看回來，不再追求超越歷史的可能，而是期盼在歷史盡頭處神人會遇。這種盼望是一種永恆即將進入時空——“在地如在天”的盼望，如“主上帝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即將來臨的全能者。’”（啟1:8）^①由於“即將來臨的上帝”帶來“在地如在天”的盼望，這樣的盼望正是基督徒信仰群體的獨特記號。

儘管巴特贊賞莫爾特曼具有成為偉大神學家的潛力，不過卻未能充分呈現“永遠豐富的上帝”，巴特批判那種單一地從終末論所見的上帝過於貧乏，以致未能在莫爾特曼身上看到“和平與應許之子”。^②可見兩代的神學路線已經分道揚鑣，當巴特還在終末論門口徘徊時，莫爾特曼已大大方方地走進終末論了。

莫爾特曼於1965年回信中非常謙虛有禮地接受巴特的批判，不過也適度地提出辯護說，他既然把經世三一視為前景，自然對處於背景而巴特所重視的內在三一也是開放的。^③他還強而有力地辯解說：

^① 和合本的翻譯並未呈現“即將來臨”，而是說：“主上帝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然而主要的英文聖經正確地翻出“即將來臨”的含意：“‘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says the Lord God,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the Almighty.” (NRSV) “‘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says the Lord God,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the Almighty.’” (NIV)

^② Karl Barth, *Letters 1961-1968*, 176.

^③ *Ibid.*, 348.

“神學論辯總是使人多少偏向某一方，不過根據我對當今神學以及知識處境的印象，我必須單向地為在盼望裏的真理而辯，期待使這個主題在討論過程中浮現出來。”^①

3. 對片面性的覺醒

關於巴特提到有關莫爾特曼神學過於片面性的指責，莫爾特曼則澄清他自己的神學努力並非追求處處周全，乃是為了能讓神學大勢更加平衡發展。在1997年《盼望神學》新版的《前言：盼望神學三十三年》裏，莫爾特曼直白地說：

“片面性”乃是對我早期著作最常見的批評。這種批評讓我倍感榮幸，因為凡是要在重要而刺激的討論中發言的人，必然都是片面的，如若他想要達到某些目的。他必然會帶着論戰的態度，過分強調至今為止所忽略的內容，而提出他與眾不同的見解。人年紀愈長，愈是自我批判時，便愈會欣賞他年輕時的激進。^②

莫爾特曼自稱他早期神學方法的特徵正是“一面倒”，^③相對於巴特的“片面性”之批判，他強烈地主張：“然而，‘全面性’和普遍的‘面面俱到’充其量是我們無法達到的上帝神學的特徵。”^④其

^① Karl Barth, *Letters 1961-1968*, 349.

^② 莫爾特曼：《盼望神學：基督教終末論的基礎與意涵》，曾念粵譯，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第6頁。[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ü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chen Eschatologie*, trans. ZENG Nianyue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07), 6.]

^③ 莫爾特曼：《耶穌基督——我們的兄弟，世界的救主》，臺北：臺灣神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96頁。[Jürgen Moltmann, *Jesus Christ-wo men de xiong di, shi jie de jiu zhu* (Taipei: Taiwan Theological Seminary Press, 1993), 96.]

^④ 莫爾特曼：《盼望神學：基督教終末論的基礎與意涵》，第6頁。

實連博學多聞著作浩瀚如巴特，也未能完成其《教會教義學》。巴特與莫爾特曼兩人都認知到神學的終末特質，這使得追求完全成為不可能，不過巴特總是多少仍未能忘情於“全面性”，莫爾特曼則能坦然地從片面性出發，當片面性結束時——不正是全面性的開始嗎？

莫爾特曼接受片面性的限制反映在他的主要貢獻——《系統神學論叢》（*Systematische Beiträge zur Theologie*），這個系列共有六本卻不追求全面性，他說：“在1977到1978年間我經歷了一段自我批判時期與充分的休息，隨後我開始專心著作我的《系統神學論叢》。”^① 他寫作《系統神學論叢》的目的並非為了建立神學體系，僅僅想要從部分耕耘來貢獻整體，期盼對於整體畫面有些幫助。他不追求永恆的神學，這源自他具有高度智慧的“自知之明”，自己描述自己說：

無疑，他是歐洲人，但是歐洲的神學不應再以歐洲為中心。無疑，他是男人，可是神學不應再以男性為中心。無疑，他生活在“第一世界”，但是他所建構的神學不應反映宰制者的觀點。相反，他的神學應該使人聽到受壓制者的聲音。神學論叢的概念必須顯示，在自身的脈絡中必須放棄自我立場的前設絕對性。^②

儘管莫爾特曼承認時空處境與文化背景對自己的限制，卻還是力求超越那些限制，若要如此的話，第一步就是必先能夠了解自己的主觀偏見，這種坦誠為他的神學前輩們所不多見。

《系統神學論叢》的特色之一是把方法論置於最後一本，這是因

^① 莫爾特曼：《耶穌基督——我們的兄弟，世界的救主》，第125頁。

^② 莫爾特曼：《神學思想的經驗》，第4頁。另參莫爾特曼：《三一與上帝國——論上帝的教義·前言》，周偉馳譯，第3頁。

為他主張神學方法與神學內容密不可分，有什麼樣神學內容就反映出什麼樣的神學方法，他說：“因此，我的神學方法是在神學認識的對象中產生的。路是走出來的。”^① 因此，神學對他而言是“思想的探險”、是“一條開放的、邀請的道路”，這種喜愛嘗試與冒險的特質使得任何一成不變的方法都難以適用。

《系統神學論叢》當中最經典的一本首推《三一與上帝國》，此書精彩地論述巴特所未能做到的三一神學。由於注重三一上帝——聖父、聖子、聖靈的關係，他把上帝之內（聖父、聖子、聖靈）的關係模擬成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重視關係的思想對於熟悉中國文化語境的讀者必有濃鬱而難以抗拒的魅力，因為中國文化充滿綿延而細膩的人際關係。不過，在中國式人際關係中仍有強調禮尚往來的一面，而非上帝對人立約的單方面無條件付出；仍有內外有別、上下有分的層級，而非上帝慈悲憐憫堅定不改變的愛，此書對於這二者的分辨提供了思考基礎。

非常可惜的是，《系統神學論叢》尚有兩本未有中譯本。其一是筆者認為非常重要的基督論：《耶穌基督的道路——彌賽亞維度下的基督論》。此書出版於1989年，那年莫爾特曼63歲，正是其巔峰時期的成熟作品，他說過這本書前後想了20年而後在3個月內寫成，書中對於身為彌賽亞的耶穌基督有極其深刻的心領神會，由此引伸出來的信仰詮釋之豐富，鮮有人出其右，是難得一見兼具靈性與思維雙重勁道的名著。筆者於1986—1990年在圖賓根大學寫作博士論文，前往德國那一年適逢其60大壽紀念文集出版，承蒙他的指導正是這段時期。他基督論萌芽於1972年出版的《被釘十字架的上帝》，然而這僅是集中於十架神學的論述，17年後的《耶穌基督的道路》才是完整的基督

^① 莫爾特曼：《神學思想的經驗》，第2頁。

論，^① 至於1994年出版的《當代的基督》可算是《耶穌基督的道路》的簡縮與通俗版，已有中譯本。^②

另外一本尚未有中譯的《生命的靈——一個整全的聖靈論》於1991年出版，^③ 這並非原計劃中的作品，由於他指導包括筆者在內的三篇聖靈論博士論文之後有了靈感而寫出，是比較完整的聖靈論，相當於其簡縮本的《生命的源頭——聖靈與生命神學》（1997）亦未中譯出版。^④ 此書以“生命的靈”詮釋基督教信仰中的聖靈，讀者必定很想知道，莫爾特曼是否有做到巴特所期待“終結斯巴達霸權的底比斯”，是否能夠適切地分辨上帝的靈與人的靈呢？

4. 神學轉折

莫爾特曼神學曾經發生過兩個明顯的轉折為巴特所無：首先，70年代從對人類“歷史”的關注轉向“在自然中的歷史”（history in nature）的關注，^⑤ 反對把歷史與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開始明確地把自然列入神學討論議題，後來他主張說：“在創造者上帝的面前，我們、我們的後代以及所有活物是祂的約中地位平等的伙伴。”^⑥ 其

^① Jürgen Moltmann, *The Way of Jesus Christ: Christology in Messianic Dimensions* (S. F. : Harper & Row, 1990).

^② Jürgen Moltmann, *Jesus Christ for Today's World*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莫爾特曼：《當代的基督》，曾念粵譯，臺北：雅歌出版社，1998年。[Jürgen Moltmann, *Jesus Christ for Today's World*, trans. ZENG Nianyue (Taipei: Ya Ge, 1998).]

^③ Jürgen Moltmann, *The Spirit of Life: A Universal Affirm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④ Jürgen Moltmann, *The Source of Life* (Minneapolis: Forfress, 1997).

^⑤ 鄧紹光：《中譯本導言》，載莫爾特曼：《創造中的上帝——生態的創造論》，隗仁蓮等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DENG Shaoguang, “Zhong yi ben dao yan,” i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ed. Jürgen Moltmann. trans. KUI Renlian et al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1990).]

^⑥ 莫爾特曼：《俗世中的上帝》，曾念粵譯，臺北：雅歌出版社，1999年，第138頁。[Jürgen Moltman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trans. ZENG Nianyue (Taipei: christian Art press, 1999), 138.]

次，莫爾特曼一向關懷時事，從學生時代起就投入二戰後的和解，然而80年代起他卻轉向教義學的關注，因為他發現人對上帝的認識影響到人的社會政治觀點，也影響到人對自然的看法，其源頭往往在於教義學，因此他的《系統神學論叢》系列第一本，也是最基礎的教義三一神觀：《三一與上帝國》。

四、從盼望神學到盼望倫理學

1964年莫爾特曼出版《盼望神學》，不論在西方或東方，甚至在第三世界都引起許多共鳴與回響，因為這本書回應了60年代追求盼望的時代精神。60年代是一個全球燃燒騷動不安的時代，1959年布洛赫完成出版《盼望原則》三卷，他先知般地對人類追尋盼望提出哲學回應，5年後的《盼望神學》不祇是莫爾特曼與布洛赫對話的結晶，而且是60年代他對於人們追尋盼望的神學回應。

盼望神學的基本主張可簡化如下：“可能”比“現實”重要，因為“可能”還可以改變，而“現實”卻已無法改變。可能的“未來”比現實的“過去”優先，因為“未來”有能力成為“過去”，“過去”卻沒有能力成為“未來”。因此，誰掌握了未來，誰就掌握了優勢。基督教信仰把未來寄托在對上帝應許的盼望，借着相信盼望上帝的應許而掌握未來。

然而，盼望是建立在從上帝而來未來的應許，而非建立在人世間過去的經驗。因此，盼望並非預測，更不是人可以計算的，而是交託上帝手中，這是一種“向未來觀看”、“向前看”的思考方式。“但願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借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15:13）這節經文是莫爾特曼最喜愛的經文，其中強調上帝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並祝福人借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洋溢着“向前看”的盼望氛圍。

《盼望神學》在美國得到最溫暖的歡迎，如1967年《紐約時報》

報導，盼望神學使得神死神學式微，這使得當時在美國講學的莫爾特曼開始擔心，“盼望神學”將被用來支持庸俗而樂觀的美國社會，因此他承諾說，下次再來美國將祇談論“十架神學”，結果在1972年寫成《被釘十字架的上帝》這本書，1974年此書翻成了英文。^①他不願看到盼望神學被視為可與“美國夢”、“成功神學”之類的盼望混同，因為盼望神學與十架神學是一體之兩面，猶如復活與受苦是一體之兩面。復活是受苦之後的復活，而受苦是盼望復活的受苦，同樣地，盼望是建立在十架基礎的盼望，而十架是展開盼望的十架。由於十架事件主要呈現了聖父與聖子的關係，聖靈的工作則接續在復活事件之後的信仰群體當中，於是1975年他出版描繪基督教信仰群體的圖像：《聖靈大能下的教會》。就神學理路來看，如受難節的《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之後必有如復活節的《盼望神學》，而後必有如五旬節、聖靈降臨節的《聖靈大能下的教會》，這三本書共同構成莫爾特曼早期三部曲。

盼望神學並不是出於莫爾特曼獨創，當時有一些神學家也已注意到“盼望”神學主題的重要，然而為何他的《盼望神學》能脫穎而出呢？主要原因在於此書不祇學術基礎紮實，而且充滿着熊熊火焰般的熱情與盼望，生動有力地回應人們熱切追求盼望之呼聲——基督教信仰從上帝應許的未來詮釋歷史的走向——過去的回憶、現在的決定以及未來的盼望。儘管書中也有不少與哲學思想的深刻對話，然而焦點從頭到尾都集中呈現未來全在於上帝的應許中，而上帝的應許來自上帝的啟示，因此他未企圖建立一套關於終末的形上學理論，這也使得他與後現代思潮中的反形上學傾向具有令人意外的相似——這一點與巴特神學也非常相似。巴特讀過《盼望神學》而於出版當年寫信給莫爾特曼說：

^① Richard Bauckham. *God Will Be All in All. The Eschat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260.

然而，親愛的莫爾特曼博士，在你的《盼望神學》裏我並沒有發現任何在今日修改《教會教義學》或者我的神學立場之真正需要。我並不會起來反對你——如高偉次（Helmut Gollwitzer, 1908-1993）所為，不過你的著作並未從那因着終末而塑造成形的領域帶給我們具體的倫理道德指引。很明顯地你並未想要寫終末論，而僅僅是寫一個終末論以及與其相應的倫理學之緒論。^①

巴特不僅抱怨莫爾特曼的終末論不完整，而且指出他並未從終末角度提出具體的倫理行動指引。這個批判真是一針見血，其實莫爾特曼自1964年出版《盼望神學》以來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想要完成“盼望倫理學”，^② 2009年1月24日在他給筆者的信中寫着：“我已經開始進行那個不可能的盼望倫理學寫作計劃，至於是否能夠成功，我並不知道，不過這計劃使我忙得喘不過氣來。”這個夢想終於在2010年實現而出版了《盼望倫理學》。^③

莫爾特曼1964年出版《盼望神學》40年後的2004年，在美國、韓國與德國都有舉辦“盼望神學四十年”的研討會。筆者請教莫爾特曼可否在40年之後用最簡單的話說明他對盼望神學的感想。他提到兩點：“其一，40年前寫作《盼望神學》時，祇有想到人，並沒有把大自然思考進去，談到盼望時，應當把大自然與人都算進去的。其二，40年前作盼望神學思考，主要着眼於時間，並未考慮到空間，然而人無法在‘時間’裏安息，而祇能在‘空間’裏安息，盼望神學應當提供對空間的反省與盼望。”這兩點都精彩地融入了《盼望倫理學》，令人印象深刻地見識到莫爾特曼神學思想的不斷成長。

^① Karl Barth, *Letters 1961-1968*, 175.

^② Jürgen Moltmann, “Vorwort,” *Ethik der Hoffnung* (Gütersloh: GütersloherVerlagshaus, 2010), 13

^③ Jürgen Moltmann, *Ethik der Hoffnung*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2).

五、迎向驚喜的未來

基於創造者與被造者之間的差距，既然人無法對上帝應許做出“預測”而祇能“盼望”，這必定會帶來“驚喜”，因此莫爾特曼以“和上帝一起進行冒險之旅”描述自己的神學創作。他常引述德國流傳的一句話：“信任固然不錯，控制卻更好（Trust is good, control is better）”。他把這話改成：“控制固然不錯，信任卻更好（Control is good, trust is better）”。人生並非處於如同四處按鈕的實驗室，而迎向驚喜的未來之入口卻需學習放手。

2002年臺灣中原大學學術研討會結束的相互道別時，76歲高齡的莫爾特曼不免有所感傷而嘆說：“我還會有機會見到你嗎？”轉而迅速地擁抱我說：“算了！還是期盼驚喜吧（Na ja! Überraschung）！”那時他計劃將於2003年三度訪問中國，不料因着SARS風暴而延遲，終於在2004年十月偕同夫人受清華大學邀請前往講學，筆者受邀擔任翻譯，在北京見到他時，第一句話就是：“果然驚喜（Überraschung）！”

2012年12月8日來信說：“我不知能否再有一次機會訪問遠東（中國），我正來到一個人們已很少旅行的年紀。”不料結果又是一個大驚喜，2014年10月莫爾特曼不但再度訪問中國，而且在中國人民大學有此學術盛會，得與各領域的菁英學者專家對話。

“驚喜”的特徵最能呈現莫爾特曼神學如何健康光明地、生命旺盛地迎向即將來臨之神聖盼望，這並不意味着他對於人性的陰暗面一無所知，因他親身經歷納粹統治下德國以及戰敗後民生凋敝的德國，親自體驗人性的黑暗，卻對人性的光明未來有着非常積極的盼望，實在令人驚訝！

2014年4月9日來信說：“在德國我們有一個美好極了的春天，昨日是我88歲生日，我感受到我年齡裏的春天。祝復活節快樂！”

2014年11月6日來信說：“在施瓦本（圖賓根所在地的區域）冬天即將來臨，不過我們已經過了非常美好的一年。當人愈來愈老時，就愈享受着每一天。”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arth, Karl. *Karl Barth's Table Talk*. Edited by John D. Godsey. Edinburgh/London: Oliver and Boyd, 1963.
- _____. *Letters 1961-1968*.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
- _____.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2.
- _____. *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Ihre Vorgeschichte und ihre Geschichte*.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85.
- Bauckham, Richard. *God Will Be All in All. The Eschat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1.
- Busch, Eberhard. *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6.
- Meeks, M. D. *Origins of the Theology of Hop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4.
- Moltmann, Jürgen. *The Way of Jesus Christ. Christology in Messianic Dimensions*. S. F.: Harper & Row, 1990.
- _____. *The Spirit of Life: A Universal Affirm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 _____. *Jesus Christ for Today's World*.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 _____.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Theology of Life*. London: SCM, 1997.
- _____. *How I Have Changed*. London: SCM, 1997.
- _____. *Science and Wisdom*.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3.
- _____. *A Broad Place: A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9.
- _____. *Ethik der Hoffnung*.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0.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鄧紹光：《中譯本導言》，載莫爾特曼：《創造中的上帝——生態的創造論》，隗仁蓮等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DENG Shaoguang. "Zhong yi ben dao yan." I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Ökologische Schöpfungslehre*. Edited by Jürgen Moltmann. Translated by KUI Renlian et al.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1990.]
- 莫爾特曼：《當代的基督》，曾念粵譯，臺北：雅歌出版社，1998年。[Moltmann,

- Jürgen. *Jesus Christ for Today's World*. Translated by ZENG Nianyue. Taipei: christian Art press, 1998.]
- 莫爾特曼：《公義創建未來——和平政治與造物倫理》，鄧肇明譯，香港：基道書樓，1992年。[Moltmann, Jürgen. *Gerechtigkeit Schafft Zukunft*. Translated by DENG Zhaoming. Hong Kong: Logos Publishers, 1992.]
- 莫爾特曼：《科學與智慧》，曾念粵譯，臺北：校園書房，2002年。[Moltmann, Jürgen. *Science and Wisdom*. Translated by ZENG Nianyue. Taipei: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2002.]
- 莫爾特曼：《盼望神學：基督教終末論的基礎與意涵》，曾念粵譯，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ü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chen Eschatologie*. Translated by ZENG Nianyue.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07.]
- 莫爾特曼：《三一與上帝國——論上帝的教義》，周偉馳譯，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Moltmann, Jürge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lehre*. Translated by ZHOU Weichi.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07.]
- 莫爾特曼：《神學思想的經驗——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曾念粵譯，香港：道風書社，2012年。[Moltmann, Jürgen. *Erfahrungen Theologischer Denkens: Wege und Form christlicher Theologie*. Translated by ZENG Nianyue. Hong Kong: Logos & Pneuma Press, 2012.]
- 莫爾特曼：《俗世中的上帝》，曾念粵譯，臺北：雅歌出版社，1999年。[Moltmann, Jürgen. *Gott im Projekt der Modernen Welt: Beiträge zur öffentlichen Relevanz der Theologie*. Translated by ZENG Nianyue. Taipei: Ya Ge, 1999.]
- 莫爾特曼：《為什麼我是一個基督徒：一個神學家的信仰自白》，鄭慧姪譯，臺南：人光出版社，1984年。[Moltmann, Jürgen. *Experiences of God*. Translated by ZHENG Huizheng. Tainan: Ren Guang, 1984.]
- 莫爾特曼：《耶穌基督——我們的兄弟，世界的救主》，臺北：臺灣神學院出版社，1993年。[Moltmann, Jürgen. *Jesus Christ-wo men de xiong di, shi jie de jiu zhu*. Taipei: Taiwan Theological Seminary Press, 1993.]
- 楊慧林：《楊序》，載《信仰的類比——巴特神學與詮釋學中的修正與顛覆》，歐力仁著，香港：文字事物出版社，2004年，第i-iv頁。[YANG Huilin. "YANG Xu." In Ou Liren, *Xin yang de lei bi-Barth shen xue yu quan shi xue zhong de xiu zheng yu dian fu*, i-iv. Hong Kong: Wen zi shi wu Press, 2004.]